

壬午北燕硯池隱士吳道堅思先德夫人夜臨而作

二月廿一日

二月廿六日霧不散遂成陰霾下午後有大雨盡竹木輒石徑
盡皆大山如一余山母共西開表無初別骨表先後來溪溪

余紹宋撰

余紹宋日記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②

余绍余日记

啓功題



丙集卷二

余廬日記

九年七月起

第二冊目錄

◎《余廬日記》 民國九年(1920)七月一日至民國十年(1921)十一月十三日

民國九年(1920)

七月.....一

八月.....二九

九月.....四五

十月.....五九

十一月.....七六

十二月.....九三

民國十年(1921)

一月.....一二一

二月.....一三八

三月.....一五三

四月.....一七五

五月.....二〇一

六月.....二二四

七月		二五四
八月		二八一
九月		三〇六
十月		三四〇
十一月		三六四

◎《春暉堂日記》 民國十年(1921)十一月十四日至民國十一年(1922)七月三十一日

民國十年(1921)

十一月		三七七
十二月		三九一

民國十一年(1922)

一月		四一五
二月		四三五
三月		四六五
四月		五三一
五月		五七三
六月		六三一
七月		七一七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

一日晴



日記又及開牀一冊矣荏苒半年一云進益怕於修
事少有進境耳可愧可愧

自今日起鄒中政早徇門早起盥沐後出門拜梁
飲度求其題果板屋全葺固八時半始出赴署
下午欲作大幀畫而天氣甚熱僅畫摺扇一柄送陸
仲文又書扇十數柄五時許仲文來談傍晚始去
在更熱不能作事

二日晴

早起即入署 頗聞政局消息不佳 十二時同畢平甫到
國光社中 書書局 歸 畫冊

下午半信收 孔博士徐心庵臨 撲塵

畢四太及秀峰來談 強余為作 戲 謂 造 不 白 已 許 之

三日晴

早起作大幅 不滿意 另作扇一柄 亦不佳 下午天熱甚不
振 遂乃與兒子輩 整理什物 亦習勤之一法也 果
佩九素快為 竟見字字樣 二千市 正夜方竣

昨晚陈敬甫与童家求明早只一请客今晚钱昭

某保它为底请客皆未去以天热故也

推事已出

冒星期晴 下午四时雨 五夜十二时为未止

早起朱佩善来谈十时许到翟勇广霞晝会到者
頗多陽之師習殿之為作一幀之紙所作七幀枯樹圖
為墨平南松得履之所作殊不佳為金所以因雨生玉
亡時許如歸夜編集繪字各書

五日晴 下午四时有雨旋晴

上午入署於時分頗有雨自十二時回寓後作昨所畫

大輒費時甚多至晚猶未就夜清理得件

六日晴 天氣不甚熱 甚適暢

早起入署知以局大有變遷勢殊不穩遂升天津及寓
在什物於去下民巷者欲擇於道蓋自五月六日間
必有凶一番恐怖 豈可共見懷矣去時後更將所
所賣大帳破包又作兩西柄皆學平間所於者雖不
堪矣

七日晴

早起寄信與徐心戶金小秋弟蕭厚齋曹友生持入

署知時乃盡改壞為禱以蓋必欲作戰夫正午在侍學
會會公無人及時事者未挑門皆主戰之人而鎮靜
如恒尚佩服下午三時許始歸猶畫兩扇
友人以電告當時而者不已獨任志在終未嘗稍息未
發電告彼而置不理不知何故

八日晴

早起王厚伯來談湘中情形至悉入署門頭已自起對
曹吳次戰~~而~~張作霖已辭京蓋知時乃為善而為美老以
自辛亥起兵至前年討復辟止不失為有識見有守者

之人今乃起此名之師使生靈塗炭余甚為彼惜之也
 二時許到董校任處一談知有將軍府會議等事公遂以
 發電來告晚飯後發電去託以共為立家與果忠孝打
 牌用言語切責彼乃未嘗暇談已十時半去事後頗
 以為悔也

九日晴 天氣甚熱

早整朱佩來談九時入署十二時到律師館與江沛雲石友
 儒一談相與慨歎以此後去處居大危險非設法脫離
 殊不得與與彼等相博至此當彈後子福直不曉不

誰能獲敗皆我國前之利故也 下午在家畫銅墨盒
十二个三时即果宅六时到胡文甫家因其席在東房三案
將來京中惟有夏故彼受當不至受害於元忌
時將周維及意見送後彼受暫住故不得不先擇一榻
云—— 在學堂見吳素曾之令已下蓋以此而決裂
幸收此毫挽回矣都中不能作就乃辛丑和約所規之者
則外之固已有聲明或可免一番蹂躪然使後兵入
城土匪乘之而極可慮也七时四又至華校付交一談據
傳言明日美國兵有四千可到京因本年休戰國是

美國值年之故又聞秦大仙來北京一與業於天津為
 日人所阻則是其於禍福之筆略所未可知又說安福已
 將京漢路押與日人借款而有軍事為軍事又聞他
 軍部所貯彈藥等項盡為日人指去又說昨日將軍
 府會議丁某竟聲言以飛機脅迫總統云云不知確
 否又聞財政部已在涿州開辦修路工程已聞有砲聲
 但全珠未聞及也朱佩蘭來電謂回曲中令吾用玉
 玉碎者已數次不少云此時謠言最盛多不可信此
 記以此以待驗而已近後到子學要回梓里臨別

小酌

十日晴

上午入署正午歸湯定慰書札送還果恩孝下午作直
牘為夏桑夫又寄扇三面董緩經來談夜至汪老罷
錢階平兩處一談數信兩通一政曹友生一政小秋

本日由各方面傳來消息均謂段軍第一第二師均在涿州
大敗又聞第九師之一旅全覆而詢諸政界則均謂無此
事正不知何故也

聞此書所借日記乃曹必霖私蓄批名日人者其董緩

徑取告此一異以爲意者爲歷來諸川服東人或以
此誤會亦未可知

同京律改黃以橘已爲助軍用已援擊斷又同律
甫路已不通此兩信階平水夜

十日晴

早起至梁次候雷候會見溫毅甫一見力收九時許至
陳子昂處一談十時半到毛家灣收園畫會到者
仍不少竟未及郊外影響亦不可異也師曾畫四幀
花卉余以廿三早平甫以廿四四時許歸寓寫字

四帳夜甚熱不能作事 腹痛繼之
今日園中私葬事 無所引以役輩又在那裏調
和也

十二日晴 下午雨

十起仍停晴緣昨在怡園分桃二枚又分西瓜之故
悔莫及矣九時入署十時即歸館後同手畫大
帳三耐半即止 費信四通一致友生一政蕭小隱一
以抄第一以孔博士

聞今晨七時已開葬不知誰勝誰負

張作霖有電助書 張文生獨立打倪嗣冲馬
良桀助死江北 寶山獨立助書以上兩函皆自董
侵徑來以此兵連禍結民不聊生矣哀哉

十三日晴 午後陰 傍晚大雪雨

早起八時至陳三峯處一談九時許入署十一時半散歸
近日署中因政潮未定覺無軍事可辦歸途行至
緞線胡同口遇兵士運輜重者大據余之洋車夫
連日因兵隊任意拉車故未乘馬車也下午續
作大畫大體已就惟未修飾耳 五時止周恒惠